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八冊目次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

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二)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一

四書繹註五卷

〔清〕王錢撰
清康熙刻本

四七七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
炙錄一卷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
錄一卷(二)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

論語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利不道無淺深太分遠不得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

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須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謂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涉

然拈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做安利約樂者其

失更遠矣

約可以樂之爲道立萬物之上有不可約不可樂之與力有可以

約可以樂之精神而非僅以約約樂樂一任身世之浮沉

希總不識仁字說來止得佛法無多子其看世間法則不過

池七筆勾耳人不得安利之根則終日皇皇亦人情也而實

不仁者不觀其中之無主而罪其外之無常抑何以服其心哉

余嘗見畫工畫師之最高者雖盤無粟桁無衣曾不足以敗

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况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

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不爲耳聖人下此二句正

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此文可謂老婆心切矣但真

所見之仁却止是禪門旨趣與凡情之陷溺者雖有清濁之別

其爲邪妄則一也此處一差轉說轉謬吾即此文爲正希先生

下一轉曰人不得聖學之真則皇皇求福亦凡情也而貴福學

者不察其理之不一而罪其文之未醇抑何以服其事哉

而末至焉者由於知焉可也此意甚的後世但欲於心體悟

仁走入差路只爲不向致知下手也

子曰惟仁者章

便明新義知是以遊於世苟能淡漠相遭渾焉大同斯上治也

亘古無此事理此便是佛老源流分別倫類有所區異不得

已之心也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

有好惡在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子不得

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碍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

幹旋作用此却正是二氏差之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價值

帝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攪和多失其會好當惡之

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來嘗於好惡

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爲看得好惡是後來外

樂可以惡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今於羣倫當前汎然相值而不以動吾念焉此其人其於

萬物豈有所惜哉淡漠者殘刻之漸故凡可否不置好醜不辨

之人其居心之際吾甚疑之

老氏之道德必爲申韓佛氏之

平等必滅絕倫理其義如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

一箇不仁

若夫對物忽而歡愛不忌忽而憤恨不已事雖二

致其相關之處皆緣不忍之意而生可知好惡原是仁只是

是私心誤用多耳

不與焉有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邪正愚於有我而道不聞焉。兩路夾出惟字要之兩路原只一路曰不仁而已故大惡人與善知識源頭合一。

此好惡枯人說當好惡自在人好惡之準仍在我。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權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却也

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

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孟子評語卷七

論語

三

正

以我定人之不肖。畢竟以我定但定於理不定於心耳。邪

正未分之時以一人斷之而服以一人斷之而不服。能不必講到人服不服此亦說向外面作用感應處兩能字只在理上

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

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

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文於上邊只

見得箇心體於外邊又說向事應中間却脫離了當理故精粗

皆有未盡。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由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

不是本義。

能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爲能也

聖人只論仁者道理如此竟將好惡說做刑賞舉措只是好惡功用亦只說得治道一邊事耳。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

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

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知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

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目明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盲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聾

也。好人惡人天下羣然爲之然以仁者觀其能與不能則有間

矣。當重能字不可但挑惟字。

子曰富與貴章

孟子評語卷七

論語

四

五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

立身大段毫不曾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

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

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

處矣。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

是即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

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

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

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可不勉

諸。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詞詆古

人至其趨趨營利役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

者何事也。

趨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少內外

闊。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漆者。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人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為取舍。而下兩節為存養。則工夫原是二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是得箇門路。札得脚根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入

呂氏語錄卷七

論節

五

正

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

陽明語錄

夫人之以道處富貴無以異夫不以道處富貴者也。夫

人之以非道辭貧賤。未必不甚於以道而猶怨貧賤者也。難成

者名也。難必者心也。云云。難維節見地。只到得富貴貧賤界頭

善為擺脫。儼醒之言。正奈何這四字。不下來。故滿篇只發揮得

這四字利害耳。千子以為輕富貴貧賤。而重造次顛沛。非也。他

連造次顛沛。亦將來講富貴貧賤。吾却謂其輕撇仁。而重看富

貴貧賤也。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

貧賤。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歎骷髏。咒孤魂。唱藍關道情者。最俚鄙可笑。在彼家且為下乘說法。奈何讀書

士夫亦為斯言。雖斗謂死說無違不去道理。理終不透。請問誰

能死說這道理而不透來。可見諸公總於仁字沒理會。故紛紛

胡講如是。竟不知聖人此章說箇甚矣。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若

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擬議其難。以

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於貪癡。良知家之於虛偽。皆是陷深為

高。要之貪癡虛偽。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為不貪癡不

虛偽。而仍無當於道者。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癡虛

偽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

宋人之論而為之。為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為之。為

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

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章書者。多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

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

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

其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

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

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為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云

何足以臧乎。且如此說。又是不遵仁全靠不處不去之心。做成

非為仁而不處不去矣。

陽明語錄云云。首節前便插入仁字。意謂必能仁而後得不

處不去。則不處不去便是極頭田地。而末節為仁境界。反淺如

首節。全章都成倒說矣。非註中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

意也。做末節謂不處不去之心。不使其有時去已。則仁乃不去

為要。此不處不去之效。故密其功於終食造次顛沛。都是倒說

重首節。亦非註中存養密則其取舍益精之旨也。

呂氏語錄卷七

論節

六

正

人而留心於重大之所最關者以發聲於天下而其小者因而自放云云。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正指此也。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為急審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蹉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為仁則許由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為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總是自己胸次汚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峻處不惜破碎書義以泰之極為悖理而六家文評反贊其妙識註為未夢見理路吾不知其所謂理路者何也。想評者於平生去處之際本心上直是打磨不過故亦為此盜憎主人之論耳。

啟順時諸名士講作用看得富貴貧賤至重不處不去極難遂謂無違仁也只是守得這箇便是粘煞首節要混而為一不分取舍存養界分最為粗疎。

首節

欲惡可以累仁不處斯無欲也已。不去斯無惡也已。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不處不去亦只是好惡得其正耳非無也。

欲惡無時無處無之

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易盡未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難盡窮秀才破被中未來帳便無足何待得志哉。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時文提唱道字頗不合。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有道之富貴安有無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

而言

不處不去總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為衡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執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為衡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貧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君子去仁節

首節即是為仁

首節中已有仁字在故此節突接為上下之關紐

不處不去此固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也。不處不去即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不處不去為此者凡以求仁也然而勉而為此必有大美者以奪其情則亦所以求名也吾子之以可至之寶又子之可以居之名云云。求名予名一派偽妄作用此後世學術之大患奈何以此誣聖教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教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必無真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不立當責之實用之不行當問諸體名即實也用即體也若離體而言用是為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為作偽作惡作偽聖人之所深疎也而以名欺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

成假說矣。文人妄言不自知其陷人而身蹈侮聖之實如此。不可不戒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此節正是君子存仁工夫。非讀君子也。

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

存養工夫。原無頃刻放下。

此極言存仁工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傳際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

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造次顛沛一例。不可以終食作實境。以造次顛沛作設象。

違只是間斷。

終食無違。猶云不須更離耳。非專於終食之間用力也。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此著工夫也。

須從無前後際看全身。

終食連前後際看。正以暫形常耳。

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密。刻刻依於仁耳。然如此說。便覺

乏。不見君子用力精嚴。微密處。故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

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罅縫絲毫處都到矣。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面講用力處。精神便寬鬆。用

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統

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

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倘為難狀。故借反語托出。居敬主靜。是存養真處工夫。

從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方是存養之密。不

是倚籬補漏。頭出頭沒境界也。

造次顛沛。極言其存養之密。非欲求免於造次顛沛也。

天下貧賤者。止知有可惡之貧賤。而富貴者。又止知富

貴之可欲也。亦曾思造次顛沛。隨其後哉。此却嚇惡欲者。不

動要避造次顛沛。其說先違仁矣。

下兩句。只是得上一句。此一節。只了得上節一箇去字。

總註。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交相為功

義。到此更分粗細不得。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腳住。纔好講此

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鈞

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為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

圓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

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論者尚欲回互。自不勝其

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時文輒作生安一流。看因

以次節為學利。末節為困勉。強分三項。拜三未見亦誤解。或以

首節對下二節。分兩種。近似矣。而以天人安勉為別。仍是錯錯

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

理事人三字。安頓三箇未見。便的確清楚。

首節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爲惡。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今文輒云所好所惡之源猶是推深到仁字。至云無好無惡之初則更欲推深到仁字上邊去。此尤不可。若謂本體渾然時聖人也只說箇未發。不曾說有無喜怒哀樂處。纔說箇無便墮外道不可不辨。

朱子明訓好惡皆自己身上事。非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今必拗其說以爲文直是亂道。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仁者。則好仁惡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曾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卽復下箇好仁者惡仁者。意思可見。將複下兩句重聲讀斷便得神理。

孟子語錄卷七

論語

七

正義

首二句說未見此二等人。好仁者無以尚之下。又從而註解二等之事。

既云未見矣。卽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卽大學傳務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注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與好好色。只是用力之

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卽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錐。此一才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卽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仁之實有諸已。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三項人看。謬皆因此須知成德煞有事。

孟子語錄卷七

論語

七

正義

徐向父原此言成德之事。聖人之徒也。語語自然。方與下節用力不同。甚不的。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知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卽大學之知惡惡矣。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真知二字。

仁本無尚。好仁者真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

吾未知其加身者。仁也否也。不仁非固有。故曰加仁。不可以加言。故反說不得。

蓋有之矣。節

蓋字下得通疑有之矣。三字下得。樂快蓋字下得通疑。承上文我

未見之詞也有之矣三字下得爽快據下文我未見之詞也
固已爲事之變而非君子所道之當要之世無用力之人則亦
無及於力之不足而吾固無從而見之也此箇未見說得明
白只言未見用力之人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
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
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閑話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徒
見其謬迷也

分君子小人便兼仁不仁分清黨處便是觀正不在深求

孟子曰然則觀人者亦於其心焉求之可也此却倒也正觀

過以知其心無觀心以知過之理

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云如註言則
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
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兼字中已兼仁不仁

各於其黨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議作
用無惑乎其支離蒙混而反疑註中增出不仁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字便粗外感於事變之難知內迫於機心之多動往來憶憶
而無斷然於是非之準雖有幸成君子不道焉無義則內外
皆病從校混帳總是沒是非耳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
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天下字義略同今多錯
看輒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還
天下之謬

也於其應事而已應事即居心之病如矯用而一於舍
舍而一於用云云適莫是意見上病不說事上偏廢矯救相
反也含有舍之適莫用有用之適莫引義而從已之心
說成義外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
得事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著
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

孟子曰然則觀人者亦於其心焉求之可也此却倒也正觀

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於適莫善義處尚
看得模糊故義與吾心實主先後亦未見的實地頭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於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爲是者也
適莫作通套可不可看却誤兩字乃人之私心蔽見不是外邊行
止也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
適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

其無適莫正爲義之與此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
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從無適莫出義字須有界分時講要一直說做無適莫便此義直
是大謬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偏在此本天本心之分也
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
說好言直截請不用過文爲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
毒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
主而還無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
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混
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
始兩邊混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
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
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此之謂比人因
孟子評語卷七

看義字不真故講比字皆不的

義之明通於無感之初君子與天下偕寂而羣生萬動之原先
立其大順應於物感之際君子與天下偕作而堯舜事業之大
仍處於此比字內具涵養省察工夫兼事前事後道理徹首
徹尾達人不能道者

義是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
云惟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
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

義須講究乃得故曰精義

義以方爲體以精爲功不可以融化渾釋爲極目吾人清談乃有
異解自以爲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爲比不以我比義是隱微不通講章亂道不可爲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爲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懷字有性情有專力有夙
習

懷字用力久而深與別章君子小人論其所爲者不同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爲君子小人須得
警省變化之意

懷字與喻字不同如何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
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爾放利而行
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據意有專務意

孟子評語卷七

是放於利不只好利是多怨不只好有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爲國以禮兩其不讓程
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

何有二字須從禮讓與爲國關切原頭體認

子曰不患無位章

試問秀才一生擾擾戚戚所爲何事平生願學韓夫子宰相三書
獨不能古人不免受詞矣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
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實也今若云聖人不禁人求位求
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下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
陋不得將聖賢言語指低來矣

所以立之也。不在立位時。天下人進士。一旦獲官。置是茫然。不
得不靠幕師衙役矣。哀哉。

求爲可知。不是一技一能便了。

可字中煞有筵學在。不許庸豎冒濫。

可字著眼。人知尙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
今之處士。自隘者多。好點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進退之致。令彼
清夜自狀其所爲。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聖於盛世。不試講學諸
公。負高名於身後。今讀其書。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爲幸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
如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爲始。
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
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
也。

曾子平日既得力於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爲中下
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夢。聖門傳習。誰
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
矣。平日得力於忠恕。却信不及。卽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
渙然冰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却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
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猶混
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
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爲中下說法。
聖賢無此搗鬼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
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
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
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
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
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箇道
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
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
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
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概曾子之言。
亦不曾虧過上。概也。

陳際泰聖賢相証以二云云。禪如猜謎。故曰証聖學不可言。
証相字尤不妥。總於儒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一無理會。一無
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嚼齧胸中。反信得聖賢亦不過
如是。但於此處寫出機權作用。自以爲高。一切一貫忠恕。只當
箇話頭看。當時極通秀才。如大士者。尚且如此。安得不胥天下
秀才化爲異類也。

陳子龍之性命之說。聖人所不道。而無如其理之近似云云。惟
聖人乃有性命之學。異端借襲其名而非也。豈得反以性命之
說推與二氏哉。

首節
一以貫之須體會註中聖人之心。雖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
同。數句意理。境象如何。

唯字疏解不得。拙畫不得。敷衍不得。空取大意。必作拈花微笑。頌子矣。靠定與精力久四字。尋討下落。自然天外舉頭。却又脚踏寔地。

子出節

夫子不出門人未必不問。適值子出。不得不問。曾子人每將子出穿鑿公案。多墮孤禪家法。

終世無言自記子出者時可出而由也。俗解有謂曾既唯則子可出者。誤。又有謂子出使門人可問者。尤謬。凡無可著解者。當以不解解之。此齊后斷連環。巧於解者也。俗子橫生是非。自取敗闕。

只一箇忠恕。天地聖賢學者各不同。

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一。

孟子語卷七

論語

九

正義

此是奉天之學。微上微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疑却在盡已推已。做人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領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道。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脫。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遠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能饒。何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曾子語意哉。

忠恕一貫。先將分際看得盡然。故其合處說得無間。凡道理到難下語時。聖賢都細細拆開說。義亦如是。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着力耳。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作文意中先看低了。忠恕便似曾子於夫子之言。作曾果把柄入手。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作稀奇說不得。作粗淺說不得。而已矣。三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故又云。

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

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滲漏。

孟子語卷七

論語

三

正義

終世無言自記此題作者紛紛。皆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易。平常道理。故其蔽至於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貫爲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面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矛盾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曾子只恐他平日所得處有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拈來。無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皆可。此乃禪家搬土爲金之說。以禪語經淺陋鄙俚。莫此爲甚。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如此誕易也。此又一謬也。于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雅不爲近日所喜。蓋近日浮華勝而寔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書爲何物。宜其

不足語也。不體註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轉成邪說。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係稀龍親直寫集註大全語，自謂合題，而究竟無當，只看其寫來虛字，觀帖前後位置，語氣輕重，間便知其無實得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小人，是指已成者說。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

喻兼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人門一歧，一路必造其極。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開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

孟子語卷七

可兩不相妨。

常人之心，與義為何扞格，可知其間有物。君子喻義工夫，却全在知上得力。

須從格致用力來，此是喻之原。

喻義喻字，極神明却極謹嚴。時文妄欲求高，增出圓融權變，有心無心，種種俗解，影響鵲脫，直說到無忌憚去，須一舉而屏除之。

喻是自得處，非能喻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喻也。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看深字篤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著講得進，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污一流，罩煞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是曉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寔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污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為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為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為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令人竟望為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明此方見聖人特立微辨，正不小小。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科舉純是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即不利亦驚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孟子語卷七

思字用力處，有無數工夫在，內省中亦有寔際。

見賢見不賢，尚有定盤星不走，不但見賢見不賢也，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悚動意，便是時文秀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便日日對聖賢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劑不入，況時文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使不覺其為諫者，若竟作知幾審幾之幾，則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真絕裾而去，彼云王事靡盬耳，然尚為終天之恨，今之遊士幕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菽水為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即是懼。懼即是喜。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俗手定寫做不言矣。古者未嘗不言。不出二字。夫子正從其言看出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工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狙俠。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禍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狠熱肺腸。狡黠機械。不要想因果受用。即貪竊法席名位。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正編

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須將收斂近裏著實意。說入聖學矩矱中。纔過高。便有弊。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不訥不敏。其失不在言行。只是心不存也。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即指日用語。然若說做著。審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弊。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訥中正有言在。

是欲訥。不是不言。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意。益然言表。

不字必字。正爲脩德者壯膽厲志。

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脩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題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但看德字不真。多落後代黨人習氣。議論與聖人之所謂不孤有鄰。直分陰陽界矣。

陳腐氣。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然贊以增長氣勢。云云。此是後世朋黨標榜之習。纔有此意。德字根荄已斬矣。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繼起而角爲

呂子評語卷七

論語

正編

尊奢。云云。此派起於宗門。而近世門戶之徒。奉以爲號召之術。衣鉢相付。目無法軌。此大惡也。

世間齷齪猥瑣。一倡萬和。論訛成羣。畫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止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貴也。

註中如居之有鄰。乃解鄰字義。非謂必有鄰句爲譬喻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諛諂。使君友得諛諂之益。而偷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於數矣。

數所以致辱疏處。正有發明。說來似諫諍貴和婉。諂巧者。非數字正義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

論語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章

子謂南容節

此相南容之德器非相其福澤祿位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然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裏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所見仁字甚淺不知其仁仁字是夫子意中仁字。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

呂子評語卷八

佞字正是仁不佞或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二字或人

自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矣妙在或

人口中將兩字都成無知錯謬之論下而辨折方透首句焉用

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

知二句方爲伸弓分辦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

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不佞正可爲仁之基。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陽明先生仕者天下之所托命也聖賢急焉而不可以不慎

仕爲天下所托命便粗淺不離天下却不關天下急與慎合看

又妙。

仕原是性分內事人自看壞耳。

深大小不同耳若不一則學非其學矣。

使原當可說出意外。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

大迫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

將下兩層都單入做兩蓋乾坤句看是操竿影草又是據地獅

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看得

聖人也踐踏却不道聖人高於禪處正無此鉗鉗作川是

未能信不是虛言鶴突語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

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

志不安於小成也。

呂子評語卷八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見之大志之篤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具此數

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相契之故懸空參解即墮

禪魔著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真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與切

實並至。

此題最是得程子見大意三字爲難耳然今日持此論門風太峻

矣看此理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官途秘訣不則

索性拋荒吾斯句一味亂道求其依傍篤志意靠實地說已不

多得。

聖門之士皆聖人所熟鑑也然亦有非常之想忽出聖人

意料之外者其才可知其志不可測只此已解與點亦復如

是現在未來初機後箭皆有著落想開所謂仕必非夫子所